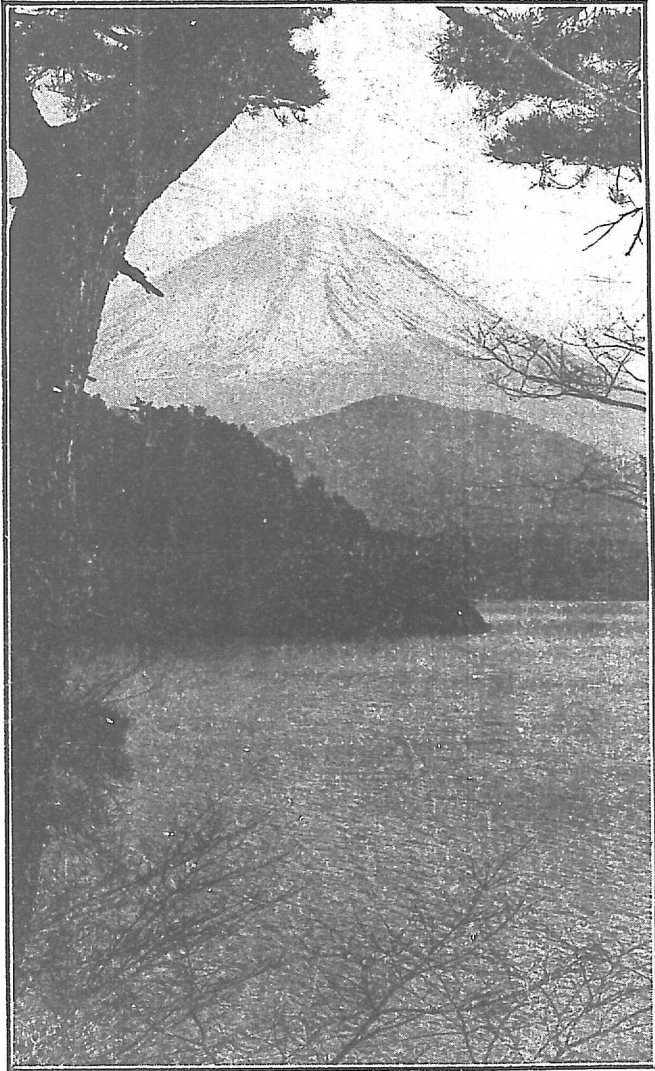


Mr. Currier

集人偉道傳本日



景風之山士富本日

PIONEERS
OF
THE CHURCH
IN
JAPAN

BY
MRS. ALFRED A. GILMAN
AND
MR. LIU CHIN-HENG.



LESSONS OF THE WOMEN'S MISSIONARY SERVICE LEAGUE,
1926.

孟嘉玉德
劉敬恆 編譯

日本傳道偉人集

No. 466

中國基督教聖教會印行
漢口特三區鄧陽街中市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日本傳道偉人集目次

CONTENTS.

1.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基督教在日本的略史。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from
1500-1900 A.D.....1-7
2. 李可賴主教長。
Archbishop Nicolai.....8-18
3. 李西瑪牧師。
Rev. Joseph Hardy Neesima, LL.D.....19-30
4. 畢主教。
Bishop Bickersteth.....31-37
5. 韋主教。
Bishop Williams.....38-48
6. 元田作之進主教。
出保太郎主教。
Bishop Motoda and Bishop Naide.....49-60

序

這一冊日本傳道偉人集，在這時候譯成中文，出而問世，不能說他不是時代的產兒，謹將我的理由，寫在下面。1. 教會的生活，如同美麗的圖畫，一幅一幅的嵌在一般熱心傳道師的心版上，使我們現在看了，趣味橫生，愛不忍釋，因為我們若專以聖經為宗教哲學的原則，那必使我們對於宇宙發生一種虛幻的感覺，惟一閱覽這美麗的圖畫片，不特打破虛幻的迷夢，同時並感覺基督徒人格的價值。2. 閱覽這一種有價值的圖畫，可以促進在基督旗下的各種派別，彼此尊重對方的信仰，漸漸化除黨同伐異的成見，實現通力合作，因為自主耶穌以後，教會不幸分為三大派，如天主派，東正派，更新派，互相水火，直到如今，猶未稍減，可是這本集子的內容，三派傳道的偉人，俱選錄代表，不持門戶之見，可謂廓然大公了。3. 近三百年來，世界進化，日新月異，而歲不同，這集子的題材，就是選擇近三百年內的史料，用縮影攝像機的方法，將這三百年日本傳道偉人的事蹟，收於這小小篇幅之中，告一段落，更用引人入勝的方法，叫世人瞻望前途如火如荼的光明燦爛，重古輕今的思想，各國代不乏人，惟在中國，此種思想，尤其發達，這本集子，

爲要打破今不如古的傳統思想，所以題材不取遠古，只取資於近世，叫我們讀了之後，不但明瞭教會是與時俱進，逐漸擴充，並助我們明白教會在世雖有二千年的歷程，但以遠大的眼光看來，這兩千年，不過算是一個時期，寫歷史的人，不要以古爲鑑，常開倒車，務須放開眼界，直向前看，因爲我們同是這一時期的人，4. 讀這集子，更可助中華基督徒明白中日以先聯合的樞紐，這樞紐到現在要愈加鞏固，等候聖靈的感召，變化中日兩國國民的心理，叫他們彼此互助，成爲天國的國民，那麼，中日親善的口頭禪，才可以說是完全實現了。

鄂湘主教吳德施謹識

自序

這本小冊子，是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爲中華聖公會婦女傳道服務團，所預備的課程，採集的材料，約略如下，美國聖公會差會所出的英文月刊，*The Spirit of Missions*。基督教在日本的歷史，特注重天主堂東正教，*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Roman Catholic and Greek Orthodox Missions*, by Otis Cary, D.D. 日本聖公會的工作，*Church Work in Japan*, by Alfreda Arnold. 數千年一系相承帝國的新生活，*New Life in the Oldest Empire*, by Charles F. Sweet 李西瑪的歷史和書信 *Life and Letters of Joseph Hardy Neesima*, by Arthur Sherburne Hardy. 等，現承漢口中國基督教聖教會不棄，以爲可作查經班，或婦女演講會之用，特刊作單行本，盼望看這小冊子的同道，藉此明瞭我們教會得到現在的地步，皆先輩筆路縷縷，含辛茹苦，爲我們所預備的，我們今日，一方面固當紹述先烈，一方面更當努力前進，使教會有充分的發展，中日無細微的隔閡，東亞和平，爲世界和平之前導，世界和平，作天國降臨之先聲，這是譯者所祈禱的，至

若譯者學識謏陋，抉擇不精，譯筆平庸，詞不達意等事，自知不免，深望閱者原諒是幸。

一九二九年，孟玉德謹識

中日名對照				
他	撒	沙	李	中
拉		瓦	西	
加	開	部	瑪	名
田	酒	澤	新	日
中	井	邊	島	名

序集人偉道傳本日

PREFACE.

The appearance in Chinese of these sketches of Christian Pioneers in Japan is most opportune. In the first place, it furnishes fascinating glimpses of the real life of the Church as enshrined in the life stories of Christian pioneers. Anything which supplies concrete material for an appreciation of Christian character, as these biographical sketches do, helps to relieve the sense of unreality which so easily arises from disproportionate attention to scriptural and doctrinal material alone.

Furthermore, substantial aid to the movement for mutual recogn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divided forces of Christendom is afforded by the fact that among the pioneers sketched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reat Churches, Roman Catholic, and Eastern Orthodox, as well as Protestant, which have stood traditionally in more or less antagonism to each other.

An added benefit from these sketches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touch nearly three centuries of teeming history leaving us at the threshold of an era when, for secular historians, the past is foreshortened and we are bidden to look upon the future as unfolding riches of which the past gives us but faint glimpses and suggestions. Too often we have thought of Apostolic heroes and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as constituting a kind of golden age, and we have unconsciously adopted the outworn views, hitherto specially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which overvalue the past and disparage bo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hese sketches help to reveal the "increasing purpose" which runs through the Christian ag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warning of modern Church historians that the appeal to the primitive church is often misleading, for "we are the primitive Church".

Finally, these sketches are opportune because they will help Chinese Christians to realize some of the abiding ties which have linked up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ast, and which are destine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and beneficent, as the Spirit of Christ transforms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peoples into mutually helpful members of the Kingdom of God.

L. H. Roots.

July, 1926.



李 西 瑪
JOSEPH HARDY NEESIMA.

日本傳道偉人集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基督教在日本的略史

一 日本與西國的交通

主後十三世紀，波羅馬可，Marco Polo 到中國時，聽說有一個國度名叫日本。十六世紀，葡萄牙的人，初到日本，後約五十年，荷蘭人，才與日本人交易通商。

一八五二年，美國總統，差遣水師都督倍禮，Commodore Perry 到日本去，和日本交涉通商。寄住停泊軍艦的條約，一八五四年三月底，才簽訂條約。日本指定兩個海口，爲美國軍艦停泊之所。這年九月中，英國和日本，也有同樣的條約。隨後俄國、荷蘭也都援例通商。

一八五八年，英美和日本修訂條約，日本給予英美兩國的权利，比較多些。

一八六〇年，日本差遣一些外交重要官員，到美國去拜會美國總統。

這時日本國王住在西京，住在東京的侯伯與西國定約通商。西京的王和他的臣子，反

對這事，國內就起了紛爭，這時西京的王死了，他的兒子，進入東京，東京的侯伯，爲要國家統一的緣故，情願犧牲地盤，全體下野，將政權交給西京的君臣管理，西京的君臣，就住在東京，重與外人訂約通商，開放七個地方，爲各國通商口岸，他們的本意，很不願與外人通商互市，無奈潮流所趨，不能閉關自守，所以他們一面勉強與外人通商互市，一面選派國內優秀子弟，分赴歐美各國留學，選習各國的專長，後來留學生學成回國，執掌政權，成就了明治維新，到了一八九九年，日本治國的人，都實心實意，仿行西法，以致一切政事，都蒸蒸日上，歐美各國見他們確有自治的能力，情願准他收回一切租界，和治外法權。

一一 日本國本來的宗教

日本本來有三教，一、最老的是本國的神道教，廟宇不很華麗，沒有菩薩，這教本來的意思，是恭敬在上的人，最恭敬的是父母、祖宗、皇上，人人都有愛國心，若打仗的時候，人人爲國家出力，女子也是這樣，爲父母的情願，使兒子當兵，這都是因神道教的緣故，這教敬拜日月星辰，山川土木，然有一樁大弊病，只顧全家全國得益，不願個人得益，照我們

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錯處很大，因爲在上帝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職分，各人要受各人的審判，二、儒教，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也是讀書人頂恭敬的，這教中國人都懂得，不必細講，三、佛教，是從印度傳去的，在日本很興旺，廟宇都好看，費的錢也多，都是用金銀和貴重木料做成的，門墻地板，都是用好漆漆的，也很潔淨，現在佛教的人，看見基督教設教堂，開學校，做各樣的善事，他們也照樣做，使人進他們的教。

三 基督教在日本的情形

一五四九年，聖薩維方智，*St. Francis Xavier* 由印度往日本去傳道，那時日本人並沒有什麼阻擋，他用三月工夫，學習日本方言，不辭勞瘁，用日本文做一本書，名信道釋義，他在日本兩年之中，有三個宰相，相繼信了道，百姓中受洗的也不少，一五五一年，方智接着了本國的命令，離開日本，他回到戈 *Goa* 城，戈 政府差遣大臣同他往中國來拜會，中國的政府，以便傳道，他們經過馬來峽 *Malacca* 馬來峽 的政府，不許他們往中國去，他只得一個人到了三江島 *St. John's Island* 等候得機進入中國，業已預備乘船往廣州 去，不料身染熱症身亡，隨後有好多傳道師往日本去，因爲他們品學兼優，又善演講，

有好多人進教，甚至全村全城，同時加入，日本的基督徒，差遣代表到羅馬去，送禮物與教皇，表示他們十分欽佩，並宣言日本的教會，願爲羅馬的分會。一五八二年，日本有二十萬教友，二百五十座禮拜堂。一五九三年，又加了五萬多教友，日皇非常疑忌教會，下令禁止百姓進教，當捉了六個西班牙的傳道師，三個日本傳道師，十七個日本平信徒。一五九七年二月五號，把這些人在長崎 Nagasaki 釘死在十字架上，有的被逼迫的日本人，都逃往澳門 Macao。他們在澳門特修一座大禮拜堂，以紀念方智，到如今這堂還有些存在的。

一六零五年，教會在日本又陡然興旺，有兩百萬人進了教，救主的道，傳遍了日本各處。一六一四年，日皇又疑忌教會，下令驅逐傳道師出境，並令百姓毀滅各處的教堂，凡進教的，無論何人，都格殺無論，這時爲主受死的，日本人有一百多萬，內有傳道師一百多名，這時日皇出的告示，大意如左，

太陽沒有冷之先，料想再沒有大胆的基督徒，前來嘗試，就是西班牙的國王，或基督徒的神，或大釋迦牟尼，親自前來，也必斬首，將這旨意，普告萬國。

日皇對於教會，雖然這樣仇視，但日本鄉村內，還是有教友們保存救主的苦像，並且暗暗的做禮拜，與人施洗。

十七八世紀的時候，有幾個天主堂的神甫，試行往日本傳道的工作，都沒有成功。一七零八年，有一個人，名叫西多提 Sidoti，他到底上了日本的岸，但馬上被日政府捉去，下在東京監牢內，他在監內時，有一日本著名律法師常往牢內，和他論道，這律法師後來著書，曾載上和他論道的事，過了六年，才死，現在有一山是西多提當年曾住過的，特名這山爲基督徒山，以紀念他。十九世紀，法國巴黎城內，組織了一個外國傳道部，他們預備往日本去傳道，有幾個神甫，到了琉球島，也到了日本，住了幾年，因爲常有日政府監視，沒有做什麼事業。

十九世紀之初，美國波斯頓 Boston 城，公理會的傳道部，在一富商家中聚會，這時棹上恰恰有一日本漆的盒子，有人說，恐怕上帝，將要開日本傳道的門，他們立刻爲這事禱告，並募集捐款存儲，以備爲傳道日本之用，從此以後，他們常常爲這事捐款，不住的祈禱，共捐了數千金洋，後來，日本傳道之門開了，這筆款子，就爲日本用了。

法國天主堂，有一個神甫，他聽見說前二百多年，在日本有好多教友，爲主慘死，他心裏非常難過，天天求主在日本開路傳道，後來他組織了一個會，專爲日本禱告，這會從他的鄉村內，逐漸發達，各處神甫都繼續仿效，連主教也贊成此舉，不久普及全國，教皇也爲他們祝福，不料這美的兩個禱告會，已蒙上帝悅納，後來日本教會的復興，都是起點於此啊。

禱文

應當讚美的主耶穌，我們獨一代求的中保，常常站在上帝的右邊，拯救一切爲主遭亂的人，從前聖斯提反，就是首先爲道捨命的，爲殺害他的人祈求主，現在我們在世上，若是爲眞道作見證遇害，求主叫我們常望天上，用信心觀看將來必要發顯的榮耀，又求主，叫我們充滿聖靈，照斯提反的榜樣，愛憐逼害我們的人，替他們祝福，願榮耀歸與聖父聖子聖靈，世世無盡，阿們。

問題

一〇和日本訂約通商始於何國〇一八七一年日本國內有什麼紛爭〇後來怎樣聯

合統一○怎樣成了明治維新○怎樣才收回治外法權

二○日本本來有那三種宗教○神道教怎樣○佛教怎樣

三○基督教由什麼人傳入日本○一五八二年日本有幾多教友和禮拜堂○在長崎爲道捨命的有幾多人○一六零五年日本教會怎樣○一六一四年在日本爲主捨命的平信徒有多少傳道師有多少○日皇出了一張什麼樣的告示○西多提死在什麼地方○美法各有一個什麼禱告會○這會有什麼效驗

李可賴主教小傳

一 初到箱館的情形

日本本是一個島國，在許多島中，有北中南三個大島，箱館 *Hakodate* 的位置，就是在北島的極南邊，中島的極北邊的。一八五九年，俄國派了一個領事駐在箱館，同時教會也派一個東正教的會長，到那裏去，爲俄領事館的人員作禮拜，這位會長年紀很輕，只二十四歲，名叫李可賴 *Pere Nicolai*。他的信心很深，熱心很大，他從前看了一本論日本的書，很重視日本的情形，常懇求主的引導，想傳道給外邦人聽，因此教會派他往日本去，很合他的意思。一八六〇年七月，他由學校歸家，止住了兩天，就動身往日本去，到一八六一年六月，才到了日本的箱館城。初到時，傳道的工作很簡單，他用好多的工夫，學習日本文字，那時他的教讀有一位先生名叫李西瑪 *Joseph Neesima*。他教了一個月之後，就要求李可賴會長資助他出外留學，但那時日本國法，不准什麼人留學外國，違則處以死刑，因此李會長應許教他的英文，不必出外求學，不料李會長歇熱回來，李西瑪已不在本國了，李會長又請了一位教讀，先已兩下應允，隨後這個教讀，特來辭退。

並道歉說，先生莫怪，若我來教你的書，我家裏的人就都要被殺。

一 起初的信徒

四國島，Shikoku 有一個人名叫沙瓦部 Mr. Sawabe 他娶了箱館神道教祭司的女子爲妻，因此他住在箱館，他岳父死後，他就接了祭司之位，但他本人出身軍界，Samurai。那時軍界最注重的，就是愛國和排外，因此他對於祭司的職分，反不在意，那時俄領事要他的兒子，學習日本的劍術，特請沙瓦部爲劍術教師，因此沙瓦部在俄領事館，常和李可賴會長會面，但他很不喜悅李會長，一則因他是外國人，一則因他是傳道師，他以爲外國人壞，傳道師更壞，想他們傳什麼教，不過藉傳教爲侵略我日本的工具，他有這種的觀念，所以雖常會着李會長，總不屑和他交言，常以嚴厲的面孔對付他，後來他想，我不如和他辯論道理試試看，如得了勝則已，不得勝，就將他殺死，也可爲國家除害，有一天，身佩兩口刀，闖進李先生的住宅，惡聲咤問說，你想借傳道爲名，來侵略我們的國家嗎，李會長用極和平的聲音，和他講解道理的大意，他的顏色，也漸漸變和平了，等到李會長話談畢之後，他並要求下次再來討論，從此以後，他大胆的對他朋友直說基督

教是真理，不但不害國，並可救國，許多朋友，都以為他顛狂了，內中有一個醫生，名叫撒開 Dr. Sakai 爲人正道公道，並很有見識，覺得他談的很有點意味，特同沙瓦部往李會長家討論道理，越聽越有滋味，進步很快。

一八六八年，箱館換了一個新官，要實行他們國家以先訂的排外仇教的律法，因此一些談道學道的人，都遠離了，這時只有沙瓦部撤開和一個名叫浦野 Mr. Urano 的，隱藏藏，有一天晚上，到李會長家裏受了洗，他們受了洗之後，怕風聲傳出去，就定意離開箱館，他們兩人，都各回本地去了，只有沙瓦部想回東京，在路上受盡萬苦千辛，行到半路，還被國家偵探捉拿，仍解回北邊，到底他回箱館去，李會長，李會長很詫異說，你爲什麼又冒險到這虎口裏來呢，他回答說，偵探四面密布，我無法逃避，只有仍回這裏來，聽候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道路，無論遇什麼危險，我都是不懼怕的，當這時候，國內大起紛爭，國人都注重政治，沒有注意教會的事，以致沙瓦部住在這裏，得能平安無事，後來有幾個軍界官員，來從李會長學習俄文，他間或乘機講點基督的道理，他們也不反對，李會長想傳道於日本的時機，或者到了，特請求回國，預備實行對日本傳道。

三 仙臺 Sendai 的教會

李可賴會長正在等候祖國回信的時候，沙瓦部引導他的兩個朋友來學道，內有一個名叫荒井，Mr. Arai 他們學道很殷勤，後來因為國事，回到仙臺，常與他們的朋友，講論基督教的道理。一八七〇年，荒井又到箱館來了，這時李會長業已回國，沙瓦部聽說仙臺的軍士們，喜歡聽基督的道理，非常的高興，特請荒井先生寫信與仙臺的朋友，揀選幾位朋友，到這裏來學習聖道，因此仙臺有些人，變賣一切所有的，辭別親朋，分組的到箱館來，第一組有三人，他們到了之後，聽說李會長已回了國，心中的熱度，就冷了一些，後到沙瓦部家一看，見他的家計貧寒，心中的熱度，越發冷了，荒井先生見他們來得這樣快，非常詫異，當夜談到夜深才睡，第二天就上學，他們初聽道理，不大了解，大不滿意，本想馬上回仙臺去，又恐親朋們見笑，只得暫且住下，後來漸漸的得着道理的滋味，就不提回仙臺的話了，過不多時，仙臺第二組學道的人又來了，計有五人，有一天他們研究愛仇的道理，有人起來反對說，我們讀孔子的書，相信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怎樣說反愛仇敵呢，因此大起紛爭，內有一人，名叫小野，Mr. Ono 却深信愛仇之理，以為這真是

基督的大道，過不多時，小野先生和荒井先生回到仙臺去傳道，並募點捐款來，接濟這裏的經費，其餘的人，也想一同回去，沙瓦部因李會長還未來，沒有許他們走，但人口太多，不能維持生活，他無法，只得將他最寶貴的軍刀賣了，以維持日食，但還是不能持久，他們商議，就各自做點生意，才慢慢的過下去，後來李會長回來了，日本傳道師中，有的還是不肯受差會的津貼，也不要教友的薪水，情願自食其力，為主傳道，李會長很嘉獎他們的這種志向，但恐他們為謀衣食之時多，以致為主工作的時少，勸他們受點錢，多用點工夫，為主工作，經李會長這番勸告之後，有的聽從了，還有不聽從的。

四 李可賴復到日本

李可賴會長回國之後，國家想派他到中國去做主教，他不肯到中國去，教會也很贊成他的志向，爲他捐了好多錢，當時有一個商人，特捐一萬多元給他，李會長問他貴姓大名，他回答說，不要緊，上帝知道，到底不肯告訴他的名姓，一八七一年，李會長復到了箱館，他特寫信仙臺的教友，叫他們來學道理，並叫他們請一精通中文的人來做翻譯，他們來了之後，就在俄領事署一間房內，暫作學校，李會長一面教教友的道理，一面教別

人的俄文，又將中文新約，翻作日本文。這時沙瓦部見李會長已到，就回到他的本鄉去了。在路上聽見人的言論，曉得這時講道理，也無妨礙，就寫信李會長，請他到東京。Hokkaido來傳道，因東京交通便利，機會多些，李會長雖然答應，但因箱館學生衆多，一時不能搬遷，他這時譯著了好多道理書，並著了一本俄日字典。一八七一年年底，有幾個人受了洗，小野先生和兩個同伴，回到仙臺去傳道。（未受李會長的薪水）沙瓦部在東京，爲李會長預備房子，並向官廳方面疏通意見，當時有勸他經商，可以致富的，他回答說，我定意爲上帝服務，不慕世俗的榮華。後來小野先生到東京來了，沙瓦部想小野先生的學問，比自己優長，情願克己，與他對調，他到仙臺去傳道，請小野先生留在東京，輔助李會長。沙瓦部和一些朋友到仙臺去對人講道，被官廳下在監內，要他們註永不講道的甘結，才釋放他們，他們回答說，我們沒有什麼錯，不肯註結，官府也只得把他們釋放了。一八七五年，沙瓦部升爲會長（後來他的兒子也是會長）撤開升爲會吏，這年有一百二十九人受洗，一八七八年，又有五個日本人升爲會長，教會漸漸的發達。

五 李可賴在東京的工作

一八七二年，李會長到了東京，寄住一間頂小房間內，不料這房屋失火，將他一切所有的，盡行燒燬，只將幾本傳道小書，拋在井內，方沒有燒掉。李會長這時無處安身，暫寄在一個南美洲人的家內，不久就在東京適中的一座山上，買了一些房子，一面教授俄文，一面宣揚主道。他的聲名漸漸的大了，但有人疑他是俄國派來的偵探，李會長特寫信到日本外交部，聲明基督教無種界國界，並不妨害國家的事務，外交部特派兩個人來聽他的演講，聽了之後，有一個人很佩服基督的道理，他又預備奏章，請求日皇出示，准許百姓自由信教，可惜這奏章被官府收留，沒有進呈御覽。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傳道師很多，都分往各鄉村傳道，因彼此的方法不同，有些爭論，李會長特於五月，召集各傳道師會議，共商傳道的方法。

六 日俄交戰時李可賴的工作

一九零四年，俄日兩國開了仗，在日本的兩個俄國會長，都回了國，在這時以先，李可賴已升爲主教，李主教爲這次戰爭，特爲禱告，禱告的結果，覺得上帝詔他不要離開日本，加之日本的信徒，也都請求他不離開他們，因此他決定不回國去，他這時告訴一些信

徒說，我不能在堂內，爲你們國家戰勝禱告，但你們儘可以求主保佑你們的國家戰勝。後來日本戰勝了，日本擄回了俄國七萬多兵丁，那時有十七個通俄文的日本會長，和六個副會長，專門引導這些俘擄做禮拜講道，俄兵看見這些會長，和本國會長一樣，非常喜樂，特寫信感謝李主教。日本的信徒，見俄國的俘擄，有這樣的信心，越發激動他們信教的熱忱，他們特預備了三千件物品，郵寄俄國，給予被俄擄去的日本兵丁。一九零四年，李主教組織了九個人，專門翻譯書報的事宜，並發行一種半月刊。一九零六年，李主教升爲主教長，從此日本的教會，漸漸興旺，現在將一九零七年，日本東正教的情形，寫在下面：外國傳道師一人，日本傳道師三十七人，日本輔傳道師一百二十九人，教友三萬零零一百六十六人，本年受洗的八百三十八人，禮拜堂一百七十五座，傳道所九十個，本年捐款一萬零七百一十一元，男住宿學校一所，學生四十四名，女住宿學校兩所，共學生九十九名，孤兒院一所，五十四人。

七 李主教長的哀榮錄

一九一一年，李主教長生了病，特到東京聖公會，聖路加醫院去住，前幾年武昌同仁醫

院的畢 Dr. Bliss 醫生和涂 Dr. Teusler 醫生曾診治了他的病，李主教長聽畢醫生說他的病難得痊愈，並且他經手翻的舊約和頌主聖詩，尙未成功，十分繫念，就由醫院搬回他的住宅，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他將這兩部書譯成了功，他自己喜慰的說，我在這個世界上，所應該做的，已做成了功，二月十六日，他就安然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計在日本五十年，日本各報都著論讚美他，屍首就葬在日本，將出殯時，日本皇帝特派欽差前來致祭，上自侯伯，下至十農工商各界，以及各教會的領袖，都來送葬，棺上鋪滿了花圈，內有兩個特別大的，一個是俄國皇帝送的，一個是日本皇帝送的。

八 東京聖公會金主教的評論

金 Bishop McKim 主教說，李主教長的日本語言文字，都非常的優美，西國傳道師能造到這個地步的很少，他的身體靈性，天分人格，都是出類拔萃的，俄國傳道師在日本傳道的，很難久住，因為他立的標準太高，別人都望塵莫及，他每日只吃一頓飯，每日早四點鐘就起來，晚十二點鐘才睡，他所講的，是福音的道理，和我們交往很密，本公會員 Bishop Partridge 會長升主教時，他曾到會，總而言之，西人在日本傳道，得日本人的信

賴和敬愛的，要以李主教長首屈一指。

禱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主的僕人李可賴，在世上因為蒙主的恩典，成爲被選的器皿，成爲世上的光，我們現在因爲他顯明虔誠的德行，都讚美感謝主，求主施恩典，叫我們能學他的好行爲，恆心信主的聖道，遵行主的誠命，並且彼此相愛，以致將來和他能得主所爲我們預備的國，皆賴我主耶穌基督，阿們。

問題

一〇箱館的位置在那裏〇李可賴請教讀的情形怎樣

一一〇沙瓦部初對於李會長的態度怎麼〇在箱館開頭受洗的是些什麼人〇李會長爲什麼要求回國

一二〇仙臺的人初到箱館是怎樣的感想〇怎樣辯論愛仇的道理〇在箱館學道的人怎樣維持生活呢〇李會長嘉獎日本傳道師們的什麼志向

四○俄國富商爲教會捐錢爲什麼不肯說姓名呢○李會長第二次到日本首先做什麼事○沙瓦部爲什麼不做生意呢

五○李會長初到東京遇着什麼不幸的事呢○日本有人疑李會長是偵探他是怎樣聲明呢○他爲什麼召集傳道師會議呢

六○日俄戰爭李主教爲什麼不回國呢○他勸日本人對於戰事怎樣禱告○俄國的俘虜爲什麼感謝李主教呢○日本教友怎樣被激動

七○李主教長生病住在什麼醫院○什麼醫生看他的病他爲什麼搬回住宅○他葬在那裏○有些甚麼人送葬○有什麼特別的大花園

八○他的日本語言文字怎樣○俄國在日本的傳道師怎樣難久住呢○他飲食起臥怎樣○金主教的總論是一句什麼話○東正教在日本是多靠外國人是多靠本地人呢



李西瑪之眷屬
NEESIMA'S FAMILY.

李西瑪約瑟小傳

一 李西瑪幼時的情形

李西瑪 Joseph Hardy Neesima 的父親，曾就東京一個藩鎮的秘書，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二日，李西瑪生於東京。他幼時活潑謙卑，對於宗教和倫常，都很熱心。他的母親，性情慈愛，善於治家，和睦鄰舍。有一天，他母親生病，雖請有醫生在家診治，但他心中十分憂念，特往廟上去虔誠的祈禱，求神護庇，並買一點神前的供品（雞蛋糕）給他母親吃。他母親吃了這供品之後，病就痊癒了。他以為這是神靈的默佑，離他家約十里路遠，有一座古廟，他常清早前去敬神，中午才回家來。他十歲時，美國倍禮（Commodore Perry）將軍到了日本，他看見了，很受激動，他想自己將來，也做一個將軍，為國出力。因此常到武聖廟去求神保佑他，快快的生長大力氣。有一回，他看了中國楚項羽傳，看到一人敵，不足學，要學萬人敵，他很表同情，他讀書非常的發憤，有時讀至半夜雞鳴才睡，除本國書籍外，並偷習荷蘭國文，被其父的東家（藩鎮）查出，大受責罰。十五歲時，有一朋友送他幾本中國書，初打開一本觀看，見有太初上帝，創造天地和萬物，他當時覺得上帝創

造我也創造萬物，我應當相信上帝，感謝上帝，以公正的態度對付上帝，他想得一講解英文聖經的人，曾恆切祈禱，直到六年之久，方才得着。

二 出洋的情形

一八六四年春季，李西瑪向他父親的東家（藩鎮）要求，往箱館 Hakodate 一行，他父親的東家一聽這話，非常震怒，不但不允許他，反將他重重的責打，後來經他父親東家的朋友（大些的藩鎮）講情，准他坐日本的篷船，在本國各碼頭游歷，他得了這種允許，就回家向他母親說，此次出門，大約一年方能回家，到底他還是到了箱館，在箱館住了三個月，這三月之中，他曾教過李可賴 Bishop Nicolai 主教的書，這時他定意往美國去學習敬拜真神的道理，和西洋的文化，他想日本現在所需要的，不外乎這兩種，他有一個朋友，在洋貨店內做生意，這時有一輪船，名叫柏林的，正要開往上海，由這朋友介紹柏林輪船的船主，當夜坐一小划，送上輪船，船主將他裝在堆行李的小房間內，開船時，日本海關前來檢察，幸沒有查出，照日本這時的律法，國民私往外國，一經查出，即處以死刑，他到了上海，恰遇有一隻船名叫野游歷 Wild Rover 要開往波斯頓 Boston 去。

這船主姓戴，Captain Horace S. Taylor 是一個虔敬的基督徒，當問李西瑪的姓名，李西瑪回答之後，他說，你這名字太累贅，我爲你取一新名，就叫約瑟罷。戴先生叫他隨意做點事，不收他的船費，船到了香港，他買了一本聖經，無事時，就打開觀看，船到了波斯頓，戴先生給薦書他，叫他去會這船的東家哈諦 Hon. Alpheus Hardy 先生，哈諦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是很熱心的基督徒，樂於捐錢，爲上帝用，一見李西瑪，就發出愛心來，從此待李西瑪如同己子。

三 在美求學

哈諦先生將李西瑪送到腓力 Phillips Academy, Andover 中學去肄業，他在校發憤讀書，並默想聖道，於一八六六年聖誕節後，領受聖洗，這年夏天，曾親去會戴先生，每逢放假時，他或是住在哈諦先生的家裏，或到各處去游歷，每到一處，必將那裏的山水花木，風俗人情，詳細的記載，或繪以圖畫，這時，他心中充滿了讚美上帝的觀念，在中學畢業後，升入按赫斯 Amherst College 大學，一八七〇年，他在大學畢了業。

四 充當翻譯

一八七一年，日本考察教育團，到了美國，特聘請李西瑪充當翻譯，他這時已進神學，因此乃國家大事，義不容辭，就答應了，他們先到美國東邊，考察各中學大學，後到歐洲各京城去考察教育，他們這團，共有六人，內中有一個人名他拉加 Mr. Tanaka 先生，和李西瑪特別要好，每住旅館，他二人常住在一間房內，這人雖不是基督徒，但見李西瑪每日讀經祈禱，毫不間斷，很受感動，每逢主日，他必定要做禮拜，不肯游行，甚至他們先走，他第二日，再搭車趕去，一八七四年六月，李西瑪在神學校畢了業，在未畢業之先，現在北平協和醫院的葛 Mr. Roger Greene 先生的父親，那時正在神戶 Kobe 傳道，特寫信李西瑪，問他願不願到神戶來担任傳道事業，他當即答應了，那時美國駐日公理會，特派他爲駐美的通訊員，他寫信公理會的差會，大意說雖然藩鎮在東京失敗了，到底他們部下青年的軍隊，還是國家的中堅份子，因爲他們富於獨立自尊的精神，誠實剛毅的力量，他們的潛勢力，實可以左右國家，我們若將基督的真理，和科學的常識，灌輸在他們的腦筋內，將來必能結成善果，爲教會，爲國家，都以此爲切要之圖，這年十月九號他在一個大聚會內，演講日本設立大學之必要，結果，收捐款金洋五千元。

五 學成回國

一八七四年，李西瑪學成回國，這時日本極力維新，國事也大大的改變，日皇復位，建都東京，廢除藩鎮，改用陽曆，禮拜日停止工作，設立郵電造幣等局，也有幾條大鐵路，發行日報，以西法訓練海陸軍隊，沿海設立燈塔，改良教育，前往歐美考察教育的人，都任教育界的重職，他拉加身為教育總長，政府見李西瑪回國，常託人請他為國家做事，他以與他素志不合，就沒有答應。

六 設立學校

李西瑪回國後，先回家去看他的父母，大胆的為主作證，宣傳福音，後來他到大阪 Osaka 神戶去，與官廳接洽，籌備設立學校事宜，大阪官廳准他設立學校，但仍禁止西人到此傳教，後來李西瑪聽說近三年來，西京 Kyoto 城內，准許西人暫住一百日，這時西京總督署內，有一位高等顧問官，是一個瞎子，這瞎子常聽道理，很受感動，因此西京總督，准李西瑪在他城內，設學校，又得教育總長的許可，准戴 Rev. T. B. Davis, D. D. 牧師攜眷往西京，一年，於是李西瑪設立學校之志願實現了，一八七五年十一月，舉行學校

開幕禮，取名同志社立學校，初收學生八名，校中大小事情，歸李西瑪與瞎子顧問管理，不久這瞎子顧問的女兒，許配李西瑪爲妻，她也受了洗，領受聖餐，用教會的儀式，舉行接婚禮，這三件事，在西京，都算第一。

七 困難

雖然同志社學校設立了，但城內的和尚，和神道教的祭司，共一萬餘名，籌備種種的方，法，總想把這個學校取消，兼之西京總督，也改變態度，與佛教和神道教徒，大表同情，像這樣的反對，有六年之久，李西瑪曾寫信哈諦先生和其師母說，西京的和尚恨我們，神道教的祭司恨我們，官廳也恨我們，但我們既在這裏豎立真理的旗幟，無論怎樣的反對抵抗，我們總不退避，一八七六年，同志社立學校，一批收了三十名學生，從前美國有一個將軍，在九州 Kinsiu 設立一個英文學校，這將軍聽說西京設立了同志學校，所以他將他的學生，一律送入同志學校肄業，這些學生，都是很熱心的基督徒，但外面反對的力量，越發加大，李西瑪應付這種潮流，幾乎精疲力竭，他私自禱告說，像這種困難，實在難過，我願爲主釘在十字架上，以息勞苦，他雖這樣祈禱，却毫沒有失落盼望，一八八

一年，西京換了總督，新任總督，深知同志社的畢業生，都在社會上佔重要的職務，很嘉許他作育人材的苦衷，並與他結爲朋友，因此困難才漸漸的減少了。

八 二次遊美

一八八三年，李西瑪見學校漸漸發達，就和朋友們商議，想將學校升爲大學，以宏造就，先決問題，就是經費，他在募捐啟上，有幾句扼要的話說，我國現今風俗不良，人心太壞，多數人以爲用中國的倫理學，可以挽救，我以爲中國的倫理學，不足以改造我國，因爲我國第一需要的，就是自由，東方向來無自由的學說，故文化停滯，毫無進步，我國現在應以科學和基督教的倫理爲根基，國家才有振興之望，我們現在籌備的大學校，就是以科學和基督教爲惟一的宗旨。

一八八四年，李西瑪身體很軟弱，他美國的朋友，勸他往美國去休養，他就答應了，取道歐洲，再到美國，不料將到歐洲，卽染重病，幾乎身死，直到這年秋天，才到美國，他在美國所籌畫經營的，不外兩事，一傳道事業，二教育事業。

九 大學校成立

一八八五年，李西瑪由美回國，身體仍有些軟弱，一八八八年，他在西京一座大廟內，召集會議，官紳商學各界到會的約六百五十餘人，他演說的大旨，就是要多募捐款，存儲銀行，以息金作校中經費，這樣校款穩固，校務才可望發達，是年夏天，他特到東京去募捐，有一官員設宴招待，結果，共捐了三萬一千元，他各處奔走演講，身體越發軟弱，醫生警告他說，你應即刻休息，尚可苟延歲月，否則不久就要去世，他回答說，校款正當吃緊關頭，無論怎樣，我萬不能休息，他也曉得不久人世，特精細的做了一篇募捐啟事，同日刊登二十家日報，一八八九年，他美國的母校，贈他法學博士的學位，他雖愧不敢當，也只得領受，因他積極進行的緣故，同志社大學校，就成立了，校務也有大大的進步，女學生加了一倍，並設立醫院，和看護學校，附屬男子中學校，大學的寢室，共有十三所，爲修造演講廳，禮拜堂，圖書館的軛石，都已預備齊全，美國有一個朋友，給他銀元二十萬元，爲修造科學館之用，男女學生，共有九百餘名。

十 安然去世

一八八九年秋天，他爲校事，又到東京去，不料感受風寒，病勢日重，醫生說他病難診治，

一八九〇年正月，他寫了好多信，給他的朋友，內容最注重的，就是運動日本歸主。正月十七日，醫生說他已無盼望。正月二十日，他的妻子趕到東京來了，他對她妻子說，明傳道教育事業，以後應當怎樣進行，並寫信感謝哈諦夫婦。他臨終時，特請朋友讀以弗所三章給他聽，並和朋友一同祈禱。二十三日中午時，他口中說了平安、喜樂、天堂三句話，就安然去世。

十一 李西瑪去世後的同志社大學校

一八九二年，同志社大學校的畢業生，共有一百七十八人，十分之九是基督徒。內有三十六人，做傳道的事業，五十八人，做教育的事業。

一千九百年，同志社大學校，前後共收了四千六百十一個學生，畢業的人有九百三十六，內有一百四十七人辦教育，九十五人任傳道，七十八人做看護，兩百人經商與辦報。女學生畢業的，共一百零二人，大半出嫁後，以基督教的道理，教訓其子女，另外未曾畢業的學生，共有三千四百人，服務基督教的，不在少數。日本維新之初，取材于同志社大學校的很多，與日本國家，實大有貢獻。李西瑪去世後，校內曾發生一次反基督教的學

潮幸不久仍恢復原狀，現在這學校仍巍然立在西京，爲基督教的惟一教育機關。

禱文

從至高發出來的晨星阿，我們懇求主興起，照耀我們的心，用天上的光，除去我們的黑暗，引導我們到主的面前，悅納我們當作的活祭，就是把身體靈魂獻與主。

我們讚美主的名，因爲我們坐在黑暗中的外邦人，已經聽了有榮耀的福音，我們現在所有的，和將來所盼望的幸福，都是從主的救恩出來，主已經召我們看見主的光，求主叫我們行事爲人，像光明的子女，從我們當中，除去黑暗的行爲，叫我們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都能誠實無欺，也叫我們合而爲一，敬愛主的聖名，主所賜給我們的，也求主賜給萬人，使教會傳道的事業興旺，把黑暗邪術，一掃而空，求主坐在主的寶位上，引導主用寶貝的血，所救贖的人民，主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掌權，一同永生，世世無盡，阿們。

問題

一〇李西瑪幼時對於什麼事很熱心〇他母親生病他怎樣〇他想得一講解英文聖

經的人是怎樣才得着

二〇李西瑪想到箱館去他父的東家怎樣對付他〇他怎樣才到上海〇怎樣才到波
斯頓

三〇哈諦先生待李西瑪怎樣〇他在放假時做些什麼

四〇日本考察教育團共有幾人〇什麼人和李西瑪最要好〇他寫信公理會的差會
大意說些什麼

五〇李西瑪學成回國時日本有什麼改變〇李西瑪爲什麼不做官

六〇李西瑪爲什麼選西京設立學校〇他和什麼人接婚〇用的什麼儀式

七〇他設立學校後有什麼困難〇他寫信哈諦先生的大意怎樣〇他的困難是怎樣
才減少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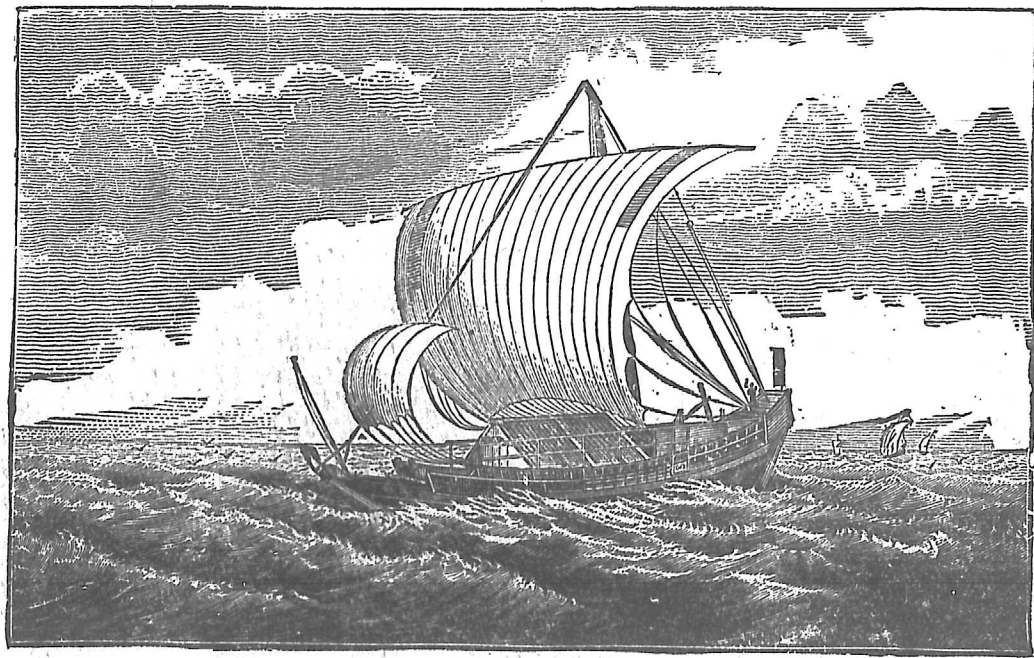
八〇他募大學經費的捐啓上扼要的是些什麼話〇他爲什麼二次遊美

九〇他二次回國後在大廟內演說的大意是些什麼〇他爲什麼精細的做一篇募捐
啟〇他的大學校有什麼樣的進步

十〇一八九〇年他寫好多信給他朋友信中大意是些什麼○他臨終時說些什麼

十二〇李西瑪死後同志社大學校怎樣○這學校與日本有什麼關係○現在這學校怎

樣



日 本 帆 船
A JAPANESE SAILING VESSEL.

畢主教與日本聖公會

一 英國聖公會初在日本的情形

一八六八年英國聖公會沉潛派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有一熱心教友不願出姓名爲傳道事業特捐了四萬元一八六九年英聖公會因有這款特派恩 Mr. Ensor 先生往日本去一八七一年恩先生同白 Rev. H. Burnside 會長到了日本因不服水土過不久就回了國譚 Rev. H. Evington 會長又到了日本一八七五年日本聖公會的事務歸馬 Rev. H. Maundrell 會長管理在這時以先英國聖公會除長崎 Nagasaki 外又開了大阪東京箱館和新瀉 Niigata 這五個地方除新瀉外到現在還是英國聖公會重要的傳道區域。

一八七三年英國聖公會重儀派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差遣傳道師到了日本的東京一八七六年又派了傳道師到了神戶 Kobe 這兩個地方到現在還是他們重要的傳道區域但沉潛重儀兩派都有傳道師住在東京美國聖公會的章 Rt. Rev. Channing Moore Williams D.D. 主教這時已由大阪遷住東京一八七八年由

韋鮑 Bishop Burden 兩主教提倡英美聖公會會議，討論合訂公禱文的事，主教們特派一編譯委辦，經理其事，到一八七九年，大致可用，一八八二年，才完全告成，這件事雖小，但到一八八七年，日本聖公會聯合統一，實起點於此，在一八八二年以先，日本的重儀沉潛兩派的傳道事業，都歸上海鮑爾騰主教管理，一八八二年，英國主教長，定意派一主教駐在日本，經費由兩派公認，一八八三年，派下 Rt. Rev. A. W. Poole, D.D. 主教爲駐日本的第一任主教，惜不服水土，數月就辭職回國。

一 畢主教的略史

一八八六年，在倫敦聖保羅座堂，升畢 Rt. Rev. Edward Bickersteth, D.D. 會長爲日本主教，他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主教，他的祖父，是沉潛派差會的總幹事，他本人在康橋大學的時候，就是重儀派的領袖，曾用五年的工夫，設立管理印度北邊得理城，Delhi 傳道事業。

三 日本聖公會聯合問題

一八八六年，畢主教到了日本，這時教會在日本很有興旺氣象，但日本青年人，大半視

基督教和神道、佛教同等，他們很喜歡談論教會合一問題，以爲應該隨隨便便，組織一種公共教會，不分什麼宗派，不尙什麼儀文，日本人的意見，大半是如此。畢主教想，合一的事，是教會應當講求的，若只重合一的形式，丟棄各派的精神，恐怕根基不固，不但與教會無益，反有大害，所以他對於合一的事，再三審慎，他想合一之事，當從聖公會做起，凡在日本的英美坎拿大的聖公會，聯合起來，設立日本的本色教會，以真理共同宣傳爲內容，其餘設備，及公禱文等，都以日本人的觀念和習慣法爲本位，日本人喜歡從外面得先生，不喜歡從外面得主人，畢主教這種主張，很合日本人的心理。

一八八六年五月間，大阪沉潛派，始組織日本聖公會的事情，特邀請英國的兩派，和美國的主教聖品們聚會，籌商在日本的聖公會聯合的事宜，得了各方的同意，過了幾天，就召集會議，通過一條議案，定本年七月中，再召集會議，英國重儀沉潛兩派，和美國聖公會，都各選派代表赴會，英國主教長，雖然叫他們不要太急，但是很贊成他們的辦法，一八八七年二月八號，又召集會議，英美日赴會的代表，都是和衷共濟，力謀建設，結果非常滿意，並公同議決，改這次會議，爲日本教會的首次議會，一八九五年，日本的主教

們通告修改的公禱文業已出版，至於教會的規例，直到一九零五年，才告成功。

四 劃分傳教區

一八九一年，美國赫 Rt. Rev. Wm. Hobart Farel, D.D. 主教，管理在日本的美國聖公會，他和畢主教畫分英美的教區，東京因為日本都所在，英美兩國都住有主教，大阪城，因為是教會的發祥地，英美兩國在這裏都有傳道事業，除這兩地外，英美兩國各傳各地，毫不紊亂，一八九四年，日本教會大議會承認這畫分教區的辦法，一八九六年，教會漸漸發達，英美兩國在日本有六個傳道區域，英國管理東京南邊及大阪，華太島 Hokkaido，九洲等處，美國管理東江北邊和西京，一千九百年，獻聖嬰日，在日本東京三一堂舉行第一次升主教典禮，就是升貝 Rt. Rev. Sidney C Partridge, D.D. 會長為主教，美國東京金 Rt. Rev. John McKim, D.D. 主教為領袖主教，另外有現任上海的郭 Rt. Rev. F. R. Graves, D.D. 主教，從前上海的施 Rt. Rev. S. I. J. Schereschewsky, D.D. 主教，英國來的有東京南邊的奧 Rt. Rev. Wm. Awdry, D.D. 主教，大阪的傳 Rt. Rev. H. J. Foss, D.D. 主教，九洲的譚 Rt. Rev. H. Evington, D.D. 主教，華太島的斐 Rt.

Rev. P. K. Fyson, D.D. 主教英美在日本這樣的聯合，成就這樣的大事業，大半是由華主教從前苦心籌畫，所結的善果，可惜畢主教于一八九七年，回英國赴萬國大議會之後，就安然去了世，畢主教在日本傳道十一年，不但爲英美聖公會聯合，和組織日本國教會努力，並且遠大眼光，爲教會將來的發展，選購城內合宜的地皮，特在東京設立聖安得烈和聖希理達兩種神學校，培植男女青年，擔任傳道事業，實立教會永遠的根基，這兩種神學校，他想聯合重儀沉潛兩派組合，不分派別，只以謀教會的福利爲宗旨，一八八八年，坎拿大初派遣傳道師到了日本，以後陸續來的傳道師，也很不少，他們都歸英國主教管理，現在日本聖公會主教們內，有一位主教，是由坎拿大來的，一八九三年五月中，美國聖公會婦女輔傳道會的幹事丁 Mrs. T. Wing 師母，在上海東京大阪設立婦女輔傳道會，過不久，坎拿大也開了婦女輔傳道會，現在日本九個教區，都有婦女輔傳道會，她們逐年所獻的捐款，有一部份爲台灣 Formosa 女教師薪水之用。

一九二三年，日本聖公會達到了教會素來盼望的目的，就是元田作之進 Rt. Rev. J. S. Motoda, D.D. 博士，升爲東京的主教，出保太郎 Rt. Rev. J. Y. Naide, D.D. 會長升

爲大阪的主教，因此日本聖公會，不但有七個傳道區域，並有兩個本國傳教區，當升日本兩個主教的時候，不但英美坎拿大在日本的主教們，一齊到會，就是英美中坎拿大也各派有代表赴會，雖然這年日本地震，但這兩位主教，毅然擔負傳道的重任，這實在使英美中日坎的聖公會，爲他們二人的信心，感謝上帝不盡。

禱文

無所不能的天父啊，父既顯出了大能和大愛，從各國各教會中，差遣了許多的男女，來到中日兩國，爲基督十字架的宣教師，又從中日兩國，召集了極大的羣衆，進入父的教會的結合，使他們在父異趣的兒女之中，促進一種以禮相接，互相了解，靈性結合，和實行合作的工夫，便可證明父已差遣了聖子，爲中日和全球的救主，我們這樣的懇求，都是奉着父的聖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問題

- 一〇在日本英國傳教的重要區域有那幾個○日本聖公會的聯合起點於什麼
- 二〇學主教的祖父和父親是什麼樣的人○他在康橋的時候爲教會做了什麼事

三〇日本教友對於聯合的意見怎樣○畢主教對於教會聯合的態度怎樣○一八八
六年在大阪有什麼會議

四〇英國聖公會的教區是那幾處○美國聖公會的教區是那幾處○什麼地方英美
兩國都住有傳道師○在日本初次升什麼人做主教○畢主教在日本傳道幾多
年○做了些什麼事業○坎拿大在日本的聖公會怎樣○日本現在有幾個教區
○有幾個婦女輔傳道會的支會○一九二三年在日本的教會得了什麼大盼望

美國聖公會章主教小傳

一 章主教在中國的略史

一八二九年，章公廉臣 R. Rev. Channing Moore Williams. D. D. 生於美國費金利亞省，Virginia 理濟門城，Richmond 一八五三年，他畢業於維廉馬利亞大學校，一八五五年，又在費金利亞神學校畢業，當升爲會吏，他和李 Rev. John Liggins 會吏，離開紐約 New York 坐篷船飄洋，先到南美洲海口，住了九日，又到澳洲住了三個禮拜，至一八五六年六月，才到上海，到時正值禮拜六，他們很注重這兩天的情形，看見城內城外的中國信徒，做禮拜時，都很虔敬熱心，心中大得安慰，他們除用心學習方言外，並在上海附近三百里的鄉村旅行佈道，一八五七年文 Rt. Rev. W. J. Boone M. D. 主教升他們爲會長，也派他們往常熟傳道，他們覺得這地方多仕宦世家，人心敦厚，住在這裏，身體也很舒服，又得了中國政府的許可，准他們住在這裏傳道，聽道的人也不少，文主教寫信與他的美國朋友說，前二十一年，我們不能進入中國，現在中國的門大開，傳道的機會很多，青年傳道師爲甚麼不踴躍來爲主作工呢。

二 美國聖公會到日本的由來

上海傳道師中，有一位蘇 Rev. E. W. Syle 會長，和他政界的朋友，往日本去，他到了長崎，前去會晤本地總督，探問外人可否來此居住，總督極力贊成，並應許給予房屋，第二天總督到美國兵船午餐，又討論外人寄居問題，副總督又十分贊成，這時美國爲傳道日本，特別捐款，恰遇日本又十分歡迎，這或者是上帝的旨意，要日本受道歸主，蘇會長會將這個大意，寫信給他傳道部的朋友，那時美國有一個大政治家，寫信給蘇會長說，日本對於羅馬教的惡感，尙未消滅，你們想差遣人到長崎去傳道，當特別注意，要揀選性情溫和，慎言忍耐的人，並要一個醫生同往施診，以結他們的歡心，蘇會長想趁此良機，教會當派人前往佈道，文主教很表同情，傳道部決定在長崎開一傳道所，又因爲韋李二君，在中國辦事很有經驗，特派往長崎，那時駐日本的美國領事姓赫，教會初到時，頗得赫 Hon. Townsend Harris 領事的助力，（按赫領事，是聖公會的教友，倍禮 Com-modore Perry 將軍到日本之後，第一次在日本有基督教的禮拜，就是在赫領事的家裏舉行，主理禮拜的，是博華旦 U. S. S. S. Powhatan 船上的會長，赫領事的公署，本是

一座廟宇，他們做禮拜時，前面尙有佛教的偶像，後來赫領事升爲駐日的公使，

三 章李二先生到了長崎

一八五九年，章李二會長，先後到了長崎，他們初到時，租房屋，雇工人，買書籍，都感困難，日本人欺騙外人，特造一種輕幣，（價值只有通用幣三分之一）與外人交易，使外人吃虧，加之霍亂症流行，死人無數，章李二會長，也不大服水土，雖然這樣，他們並不懼怕灰心，還是勤習方言，從前他們在中國買的科學、醫學、歷史、地理等書，約計一千部，這時特售與日人，日人看了，還嫌不夠，並照原書翻印，以供需要，他們見日人這樣好書，趁機慎重的賣了二十部新約，四十部道理書，李會長並自編了一本英日尋常會話，內中間或載登宗教真理的比較，這本書賣出後，大有影響，有八個上等日本人，看了這書，特來研究道理，他們說，你們所傳的道理，非常之好，可惜我們日本人，向來視羅馬教和更新教，是一樣的，現在既經考查明白，盼望更新教會，大大的興旺，徧行於我們國中，章李二會長，此時能夠賣書與日本人，也是得力於赫領事，因從前日美訂通商條約，赫領事規定除鴉片槍礮外，其餘無論什麼貨物，日本人都可以買，這正是爲售賣聖書留的地步，一

八六〇年三月，李會長因病離日，到英國去養病，但他常寫信登報，激動別人來日，並懇切的禱告，盼望自己能仍來日本。這年日本差遣觀光團到美國去，文主教寫信回國說，中國雖有內亂（洪楊之亂）但中日教會，仍常有來往。韋先生這年，也寫信傳道部，請派一人到長崎來，與他同工，但這人要學識高明，性情忍耐，抱樂觀的態度，富博愛的精神，凡做一事，先當精密考慮，更當有鑒別的能力，因中日兩國國情不同，中國尚寬大，日本主嚴刻，倘傳道師偶一不慎，即陷於罪，現在日本特派觀光團到美國來，正可激發美國人為日本禱告的熱忱，果有誠心，必蒙應允，我看日本人長處很多，惜為國家禁令所束縛，一旦國家准他們信教自由，必有多數人進入教會，為良好的教友。（按韋先生向傳道部要這樣的人材，一時頗難揀選，但我們要曉得，這正是他自己的寫照，所以不知不覺的，就寫出這樣的資格來了。）

四 舒醫生在長崎的工作

一八六〇年八月，舒 Dr. H. E. Schmidt 醫生到了長崎，他的性情溫厚和平，醫術精良，優美，學習方言極快，有許多人從遠方來拜望他，送禮物給他，他一概不受，長崎的總督，

給予他的證書，說他可以教授日本醫生的西醫學理，因此他的工作越發加多，韋先生和文主教，都嘉獎他在這裏的工作，可惜到一八六二年三月，他因生病，不能不離開日本，雖然他有意重來，但這個志願，未曾達到。

五 韋會長在長崎的基本工作

韋會長寫信說，日本國家現在雖不踐踏十字架，但國民若信了教，即處以死刑，總督衙門前貼的告示，第一條就是禁百姓進教，他有三種偵探，密密調查人民信教的事，一經查出，即可得賞銀五六百元，像這樣的阻擋，不可謂不大，但我相信，縱再加一百倍的困難，上帝的道，將來必要傳徧日本，日本終必歸主，因此他的工作，趨重矯正日本人的偏見，解釋他們的誤會，所以他就從翻譯聖經，和闡道小書入手，這好像農夫在未播種之先，必將田內的石塊和荆棘拔去，後來嘉禾才容易生長，一八六三年，謠傳英日失和，將要開仗，有的傳道師，逃往中國暫避，韋先生見風聲吃緊，想他或者也當到上海去，幸日本政府承認英國的賠款，戰事就沒有實現，雖然在這風鶴之中，每主日早晨，韋會長還是用英文爲外國人作禮拜，香港的主教，很贊成他的辦法，勸長崎的英國教友，竭力捐

錢章先生也勸美國教友捐錢，集合起來，就造了一座很華美的禮拜堂。這堂在長崎的更新教，實爲第一。後來英美教友繼續捐的錢，章先生爲日本傳道用，頗收效果。

六 章先生榮升主教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七日，上海的文主教去了世，教會揀選章先生繼文主教的位，升爲中國的主教，兼理日本的教務。升職的地點是在紐約城，那日是費金利亞省的主教講書。大意說，章先生非常謙卑，其餘的美德，不可勝數。因他在座，不便表揚，章主教升職後，暫留美國半年，到各處演講日本的情形，要求傳道部，至少要派三個傳道師到長崎。襄理教務。一八六七年，他由美來華，住在上海，巡視長江一帶的教務。先到常熟，後到九江、漢口。上海有三十八人受了堅振禮。後來他也到過了中國的北方，調查一切情形，看有無設立教會的必要。章主教曾寫信傳道部，請差遣人到日本來傳道。他說：「青年人學聖保羅到外邦傳道，是頂大的機會，我很想仍回日本，但肩負的十字架，上帝不許我回日本了。」一八六八年，章主教因對於日本情形熟悉，交友衆多，他又寫信傳道部，求派人到中國來，以便他移住日本。傳道部應允了他的要求。一八六九年，章主教就搬到了長崎。一

一八七〇年，長崎的教會大受逼迫，有五千教友驅逐出境。一八七二年，馬 Rev. A. R. Morris 米 Rev. G. D. B. Miller 一會長先後到了大阪 Osaka。他們學習方言，兼辦教育。韋主教寫信說，教會受外面的逼迫，正是促進內面的改善。日本大多數盼望國家改訂律法，准他們信教自由。一八七三年，藍 Dr. Laning 醫生來了，在大阪設立醫院，取名聖巴拉巴。一八七四年，因施 Rt. Rev. S. I. J. Schereschewsky。D. D. 主教管理中國的教會，所以韋主教專理日本的教務，就移住東京。這時白 Rev. Mr. Blanchet 顧 Rev. Mr. Cooper 二先生，升為會長。東京聖保羅大學的創辦人，就是白會長。主日學在東京很有進步，設立好多禮拜堂和醫院，也在東京西京（先在大阪後遷西京）設立女學校。到現在都很有聲名。安 Rev. R. W. Andrews 先生說，美國女子教育日本女子為領袖，改造他們的家庭，為基督化，並教訓他們男女社交的良規，更賜他們重生的道理，增加他們靈魂的力量。一八八七年，韋主教和英國聖公會的畢 Rt. Rev. Edward Bickersteth。D. D. 主教，組織設立日本聖公會，美傳道部，很贊成此舉。一八八九年，韋主教因年老辭職，自願到西京去管理一個禮拜堂。一八九二年，金 Rt. Rev. John McKim。D. D. 主教

接韋主教的位，一九零一年，譯者到西京去看韋主教，見他住在禮拜堂旁邊的一個更衣室內，正大房屋，常常讓給別人居住，一九零八年，韋主教因病回國，臨行時，恐人歡送，暗暗的不辭而去，但還是有人恭送上船，船開頭時，他平舉兩手，作祝福狀，送行的人，一齊跪下，以表敬愛之意，一九零九年，日本聖公會舉行一種紀念佈道會，就是紀念韋主教在日本五十年的工作，並登報宣傳，一九十年，十二月，韋主教在他所生的地方，安然去世。

七 韋主教的人格

韋主教的母親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因慕從前費金利亞省主教之爲人，所以與他同名，自小就將他獻與上帝，使他終身爲主傳道，他進了神學校，很佩服文主教之爲人，（他與文主教是前後同學）定意輔助他，他的性情，非常的謙卑，有一個日本人進教的緣故，是因爲比較他和別教的祭司，謙驕的大不同，又有一個日本人說，還未看見基督，我不能相信，惟有韋主教所表現的基督教的精神，我實在深信，他親愛小孩子們，常身帶糖餌，給他們吃，他自奉非常儉約，將所餘的錢，捐造禮拜堂，有一回聖保羅大學，爲他

預備向陽的三間小房，請他居住，他走去一看，就說：此房向着太陽，冬季可不必生火，不料那時有兩個神學生，所居的房子北向，就對韋主教說：我們房子不暖，不能居住，若沒有好房屋給我們住，我們就退學。韋主教就領他們跪下祈禱，並用誠懇的言語，對他們說：我老了，不要緊，你們青年前途無量，應當保護你們的身體，你們可以搬到我的房子來住，我搬到三層樓上去，這兩個學生大受感動，情願仍居自己北向的房屋，有一個學生寫信講韋主教的品行說：我們會他的時候，無論是吃茶、吃飯，或是辦事，都可從他得靈魂的益處，並從他的容貌態度上，發出來的佈道熱忱，是別人萬不可及的。我們在校內所吸的空氣，都是博愛，凡浮躁學生一進來，就不知不覺的心平氣和了，非基督徒也覺得他非常的虔敬，基督徒看他好像救主所愛的門徒聖約翰一樣，禱告時別人的話，總不及他的懇切，他講書，常使聽的人流淚不止，他在醫院調濟人時，常暗暗將錢置於一些窮人的枕下，一點不使人曉得，他雖然這樣慈善，但他行使主教職權時，屹然如立在磐石一樣，他退職後，做傳道事業，仍忠心聽從青年主教的命令，日本人愛他，深入骨髓，稱呼他爲老主教，意思就是說，爲他們一生克己，他的光陰、生命、禱告，和他一切所有

的，都爲他們完全犧牲了。

禱文

感謝天父，向世人發慈悲，特差遣聖子，我救主耶穌基督，降世成人，也受死在十字架上，爲要世上的人，都學他謙卑的榜樣，我們又感謝主，因爲韋主教跟從救主的腳跡，懇求主祝福接韋主教位的人，差遣聖靈，感動他們，使中日兩國，興起無數的人民，出來跟從韋主教，如同韋主教跟從救主一樣，這樣，國家得益處，天父的聖名也得榮耀，皆賴我主耶穌基督，阿們。

問題

- 一○韋先生初到上海注意什麼事○他覺得常熟怎樣
- 二○美國聖公會是怎樣到的日本○教會初到長崎得了什麼人的助力
- 三○初到長崎有什麼困難○他們是怎樣賣道理書給日本人看○韋先生從傳道部要什麼樣資格的人來傳道

四○舒醫生性情醫術怎樣○日本總督給他什麼證書

五○韋先生先在長崎做的什麼基本工作○長崎的禮拜堂是怎樣建造的

六○韋主教升職後住在何國○後來爲什麼改住日本○他和英國畢主教做了什麼事○他爲什麼暗暗的回國

七○韋主教的性情怎樣○自奉怎樣○怎樣感動兩個神學生○他的什麼事是別人萬不及的○他在醫院怎樣調濟窮人○行使主教職權怎樣○他退職後聽什麼人的命令○日本人怎樣稱呼他

元田作之進和出保太郎兩主教小傳

甲 元田作之進略史 Rt. Rev. J. S. Motoda, D.D.

一 幼年求學時代

元田作之進是大阪 Osaka 附近鄉下的人，家計貧窮，想學習英文，沒有學費，那時丁 Rev. Theodosius S. Tyng 會長在大阪設立聖提摩太學校，經朋友的介紹，丁會長收他爲半工半讀的學生，過了半年，丁會長見他聰明發憤，給他免費生的獎賞，完全讀書，不再做工，他在校常做禮拜，讀主日學，起初因外人講道，多不注意，後來聽道，漸覺有味，加之教主日學的是日本人，非常的聆受，於不知不覺之中，受了上帝的感召，一年的工夫，就在聖提摩太學校領受聖洗，（這校施洗是頭一次）這時他曾教一日本官的英文，這官員受了他的感動進教，後充東京三一座堂的牧師。

一一 初任傳道的情形

一八七八年，元田先生到和歌山 Wakayama 去做教師，初到時租客棧一間小房聚會，有一天，他特租一座戲園，邀各界人士前去聽道，到的人約有一千五百，前兩人演講，聽

衆尙還安靖，到第三人演講時，有一和尙起立吵鬧，以致全場秩序大亂，（恐是反對人預定的計策）雖請警察彈壓，仍無益處，只得停止演講，第二天仍在這戲園演講，聽衆先將燈關閉，將石塊向臺上亂拋，幸有幾個朋友保護，才得回家，雖然這樣，從此教會日漸發達，那時有一人被石塊打破頭，後來不但進了教，並在這裏設立聖救主堂。

三 出洋留學時代

元田先生在大阪聖提摩太畢業之後，升入東京聖保羅學校，畢業之後，由教會資送到美國去留學，先在阿海阿 Ohio 省聖公會設立的肯言 Kenyon College 書院讀，畢了業，隨升入彭司菲利亞 Pennsylvania 省立的大學肄業，後又進入腓力德非亞 Philadelphia 神學校，他在這幾個學校，成績很好，都是上第畢業，一八九六年，章 Bishop Williams 主教升他爲會吏，回國充當東京聖保羅大學校的總務長。

四 聖保羅大學沿革

一八七四年，東京設立了聖保羅學校，開辦之初，只有三個先生，五個學生，租民房爲校舍，後來漸漸的發達，變成了有名的大學校，一八七八年被火災，過了數月，籌募巨款，自

建校舍，一八九一年，升爲書院，這年地震，全校毀滅，幸值放假期內，師生沒有受害，第二次建造校舍，比第一次的偉大華美，又經日本政府註冊，一九零七年，在東京鄉下買了一大塊地皮，在這地皮上，蓋了禮拜堂，健身所，以及各種教室，飯廳，寢室，大學校遂完全成立，一九二三年，又遇地震，房屋雖有些損壞，但學生並不因此減少，（大學肄業生六百）這學校和西京 Kyoto 的同志社大學校，Doshisha University 都算教會的惟一教育機關。

五 天恩堂的情形

一八九六年，東京天恩堂請元田先生做他們的會長，這堂的男女教友，大半是智識階級，和殷實人家，他們初進教，大半從查經班入手，（內中有幾個女士很有聲名）元田會長，在這堂經理多年，頗收效果，他們禮拜堂華美堅固，建築費，共用一萬五千元，是韋主教美國朋友樂捐的，（按韋主教的這朋友，是東京美公使的顧問，因其愛妻死於日本，特獨建這堂，以爲紀念）這堂的聖安得烈會，和婦女輔傳道會，都非常發達，青年教友的熱心，爲別堂所不及，主日學也很興旺，領聖餐的教友很多，一九二一年，教友的捐款，

共一千六百二十三元，差不多能夠自養，可算日本的第一牧境。

六 事業聲名的博大

一九一〇年之先，日本國家設立仕官學校，募元田博士的品學，特聘他充當校長，他在這校做了兩年校長，培養不少的人才，有一年，日本基督教請他做代表，調查印度、中國教會的情形，並宣傳日本教會的近狀，又有一回，日本青年會請他代表赴美國大議會，後來他到中國調查日本教友在中國的情形，又代表赴瑞典、國基督教的大議會，他美國的朋友特贈川資，請他到美國去赴美國主教大議會。

七 升主教後的言論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號，約大地震後三月，在聖提摩太堂（因天恩堂被震）升元田博士爲主教，英美中坎俄各教會，都派有代表赴會，莊嚴熱鬧，頗極一時之盛，出保太郎 Dr. Y. Naide 讀總禱文，聖保羅大學校的歌頌班唱詩，後來他自撰了一篇論文，刊登報章，大意有三：1. 前三十六年，日本聖公會初設立的時候，他們的憲章規例，詳載日本人怎樣升主教的事，現在日本教會，雖沒有完全自養自傳，因升了兩個主教，可算那個

憲章規例，實現了一大半。2. 英美坎在日本的聖公會，從前雖然聯合，但各聽從各國傳道部的命令，現在都遵從日本主教的支配，比從前更加聯合統一。3. 實現了本色教會，雖然英美傳道師，還是做顧問，但出面之事，都是日本人辦理，至於方言、風俗、性情，本國人傳給本國人聽，比較容易了解，因此傳道師和教友合而為一，使教會容易發達。

八 元田主教去世

一九二八年，日本教會聽說丁會長在美國去世，特定四月十日，在大阪爲丁會長舉行追悼會，地點就是元田主教昔日受洗之所，丁會長的老朋友，因元田主教與丁會長有密切的關係，事前特寫信元田主教，請他屆時前來演講，元田主教這時身體不大舒服，他想若到大阪去，身體不無危險，但他爲報恩起見，明知有危險，還是當時乘夜晚火車，於四月十日中午趕到大阪，果然在車上受了勞頓，他的心氣痛的病大發，當日到一個會長家寄住，第二天就搬進醫院，他因不能赴會，特將所預備的演講詞，交託別人，在追悼會上宣講，經醫生診治，說他的病並未絕望，但不許他會客，因此他於四月十六日，打電報到東京，請他的夫人來此，招待賓客，可惜他的夫人和兩個兒子，尙未趕到，他就於

是日夜晩安然去世，出保太郎聽說他病重，連忙趕來，也不能會晤，在這裏開了一個追悼會，於是有兩個會長和他的妻子等，將他靈柩搬回東京，路過西京時，有他的許多舊友，特來弔唁，到東京時，舉行殯葬大禮拜，五月間，在倫敦 London 城，有三個主教，（從前在日本傳道與元田是好朋友）和日本的公使及來賓，爲他開追悼會，並有主教長爲他祝福。

乙 出保太郎略史 Rt. Rev. Y. Naide, D.D.

一 奮興會的結果

在大阪南邊，有一小城，名叫名手，Nate 一八七八年，元田先生在這個地方充當教士，與教育界的人士，很有來往，常和他們講上帝的道理，內中有三個國立學校的教員，定意歸主，一個就是出保太郎，一八八二年，韋主教住在東京聖保羅大學校，有好多青年學生，很受韋主教的感動，內有八個學生，組織一個奮興會，討論個人怎樣擴充教會的事宜，一九〇二年，這八個學生，都効用於教會，第一個就是出保太郎，這時他任大阪基督堂的牧師，這年他曾留學美國，第二個人 Dr. S. Sugimura 是個博士，在聖保羅大學校

充當教授，第三個人，Mr. Ryoichi Ishii 在東京設立孤兒院，他注重教育一些低能兒（此事在日本算第一）第四個人，Rev. Mr. Hayakawa 是大阪聖約翰堂的牧師，第五個人，Rev. J. H. Kobayashi 是東京聖馬迦勒女學校的校長，第六個人，Rev. Mr. Minagawa 是坎大 Kanda 基督堂的牧師，第七個人，Mr. Iwasa 是東京南邊的教區常備委辦，第八個人，Rev. Y. Sugiyama 充當東京真光堂牧師，以上八人，到現在還是在教會服務。

一一 出保太郎先生的言論

一九零九年，出保太郎先生曾做了一篇論文，刊登各報，大意說，在前五十年，韋主教初到日本時，各處都貼有禁止傳佈不良基督教的告示，現在就大大的不同，從外國來的傳道師，共有六百名，本地的傳道師，共有一千五百名，襄助教務的人，尚不在內，至于考查聖經，學習聖道的，約有一百萬人，軍政學商工新聞各界，都有基督徒。除佈道之外，基督徒在日本的效果也不少，男女學校、醫院、節制會、改良會、青年會、盲啞學校、低能兒教養所，這些服務社會的事業，十分之九，是由基督徒倡設的，其中成效最

著的，要算婦女學校，因婦女界的領袖，大半是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也是受了基督教教育的。

其次日本的佛教，很受了基督教的影響，他們的辦法和設備，都是仿照基督教，大有一步一趨的情形。

日本社會的中堅份子，雖未進教，但他們對於教會的事業，多竭力輔助，如助譯聖經，及辦理社會公益等事。

從前日本的習慣，貞操問題，只是女子片面的道德，男子對於女子，毫無貞操的可言，後經基督教提倡，女子對於男子，固應遵守，男子對於女子，也是一樣，因此提升婦女的地位不小。

自古以來，日本上流人物，都明白四海之內皆是兄弟的道理，但他們各從其類，區分階級，基督教補助他們的，就是各類的人，都一律平等，毫無階級的分別，因此各處都贊成基督教的要旨，也肯聽基督教的訓誨。

三 升主教的情形

一八八九年，韋主教辭職時，將一套主教的服裝，儲藏一處，說留得日本大阪的第一個主教穿帶，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號，在大阪城基督堂（他自己管理的堂）升出保太郎先生爲主教，當時金 Rt. Rev. John Mc Kim, D.D. 主教將韋主教存留的衣服取出，送與他穿帶，（他的性情品行，都與韋主教相近）那時來賓衆多，充滿全堂，英美中坎都有主教前來贊禮，禮畢時，外面用活動寫真攝影，以資紀念，這次前來道賀的，計西人二十名，本地人四百八十名，都在大阪大賓館留餐，十分之九，都是熱心的基督徒，大阪的長官，和最著名報館的主筆，也都在內，金主教說，前四十年，請官員到教會來，是輕看他們，現在官員不但情願到教會來赴筵席，並誇獎我們所做的事業，這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手，必祝福與日本。

有人問出保主教說，你和元田二人升了主教，對於教會和日本，有什麼影響，出保主教回答說，我們升主教之後，可以使人明白聖公會，不是西人的機關，乃是日本全國的教會，不受外國人管理，人人要覺得，這是以本國人材，爲本國造福，應當爲教會高興，因爲教會的主要工作，是提拔大多數羣衆向上，我信我們日本人必能共担這責任，叫教會

發達生長，以致漸漸的傳遍全國。

禱文

設立管理教會的救主阿，我們爲這兩個日本的主教，誠誠實實的感謝主，求主差遣聖靈，增加他們的智慧，叫他們能夠將教會建造穩固，使羣衆得益，又求主感動別國的教友們，用愛心了解日本人的心理，這樣，可以輔助萬國的信徒相通，主的國也可快快的降臨，主耶穌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掌權，一同永生，世世無窮，阿們。

問題

- 一〇元田初學英文是怎樣的光景〇他是怎樣才受洗
- 二〇他在美國留學成績怎樣
- 三〇東京聖保羅學校初開時是怎樣的光景〇教會的惟一教育機關是那兩校
- 四〇元田先生初在和歌山佈道的情形怎樣
- 五〇天恩堂是什麼人獨造的〇怎樣算他爲第一牧境

- 六○元田先生做了什麼學校的校長○他做代表到了那幾國
- 七○元田做主教後做的一篇論文大意怎樣
- 八○元田主教死在什麼地方○他爲什麼到這地方來
- 九○奮興會的結果怎樣
- 十○出保先生上報的論文大意怎樣
- 十一○出保先生升主教時有幾多賀客○他穿的什麼人留的衣服○元田出保升了主
教與教會國家有什麼影響



2

171041